

古
今
法
制

古今法制表卷五

富順 孫榮編呈

征權

征稅者國民應盡之義務而整理保安之經費也第山澤關市之征其得失與工商有直接之利害與民生有間接之利害議權者不可不審也况今日通商者數十國開港者三十餘口稅則所載進口貨凡四十餘名以金巾棉紗洋藥爲大宗出口貨五十餘名以絲茶爲大宗而鹽土稅外統名百貨固不僅如通考所列鹽茶坑冶關市酒酤之單簡而已查嘉慶以前止有常關歲入約三百餘萬自道光時設海關咸豐中增釐金邇來常關雖不過百萬而海關歲入三千餘萬兩百貨釐歲入

又千三百餘萬較嘉慶前已臻十倍而鹽課釐稅增至一千三四百萬洋土藥釐稅至八九百萬合之已逾五十兆而司農仰屋猶若不足何也雖由度支日繁國債日重亦進出口貨價贏絀之關係非小也查光緒二年進出口不過一億六千餘萬尙有千零五十八萬之贏三年以後逐漸短絀至十三年共絀一百一十兆零四十一萬兩至近年關冊歲恒絀三四千萬廿八九兩年均絀百兆上自三年至今此廿餘年中實朕我八百四十兆母財於商務之中矣工商安得不困國計安得裕如且征稅之盈縮與貨價爲比例乃查光緒六年進出口不過百五十兆零七十萬關稅已至十四兆廿餘萬廿二三年進出口已達三億以上

據關冊

而關稅亦不過十五兆零五萬釐金仍不過十五兆

並據戶部奏則

非釐金旺於子口之故而進口之未能切實值百抽五可知也惟出口

則百抽八九

詳近人洋關稅鈔歲入表據關冊綜核者

前後畧同輕重殊科利益彼族論者

多主泰西輕出口重入口之議

如彭剛直薛福成及光緒通商綜核表諸說

及加稅裁釐以

防漏稅而免留難

彭剛直已發其議

然亦有主中國不宜輕出重入者則以近

今出口貨皆洋商所販輕之祇便益於彼

如絲茶是

進口貨多民所必需重

之仍間接病民

惟洋藥不在此例

二者皆持之有故愚按稅則者國之私權

前誤

列入條約故協定時多難如意

本可察其緩急利害以時其輕重之宜

如英免印度進口茶稅以敵華

茶免進口糧食以儲民食而鴉片出口則重稅以病華其餘煙酒出口無稅進口重稅皆有斟酌非定輕出重入也若今日農工

商尙未發達出口多生貨而入口皆熟貨又無大公司出洋交易不必

採輕出重入之法惟當獎勵農工商諸實業後乃可言耳邇者加稅裁

釐已立商約

英美日已簽字

修改之限期以十年則此協定稅章本不妨權且

辦理而鹽斤土藥及常關土貨銷場稅既在商約之外其稅則之輕重

尤宜妥爲審定以爲補救之方據商約所云斟酌種類若係民生日用

所必需則可減抽若非民生日用必需僅爲富實家所用貴重之物則

可加抽此誠征稅之原則也今準此以言則米鹽煤薪及手工棉貨之

屬皆日用品宜減或免者也土藥煙

水旱葉捲諸類

酒尤爲銷耗中之極品不

妨以征代禁也又凡土貨中關製造之原料須較出口貨減輕其稅以

爲維持華商廣興製造之助至華人如有新器專利固當切實保護卽

倣造洋貨可資抵制者亦宜酌予試辦免稅年限以期暢銷俟工藝大

興銷場暢旺生貨變爲熟貨國殖且因日進稅未有不溢者也

外商挾厚資

華製造者與試辦此維持工商之大畧也行之十年工商必有進步則不同不得援此例或如日本出口免稅或採輕出重入之法操縱自在我耳至收納之法宜公宜定而尤貴得人非養成明計學精管理之人材則財政之權不能自固是理財專科又不可不亟求也西人計學當明而吾國數千年歷史之稅法得失又不可不先審也故綜表征權諸門而益以近今釐金海關常關之比較並進口稅則之輕重云表征權第五

歷代征商表 關市

時代

名目

征法

周

司市 市官掌廛市之治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市官之法詳周官地官布泉也

司關 掌其治禁與其征廛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國凶札則無征

猶幾

廛人掌歛市

紵布

鄭司農云紵布列肆之稅布

總布 肆長所徵

杜子春云總當為僦謂無肆立持者之稅後鄭謂總讀如租總

之稅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

按杜改字說經不如鄭說今日本稅重而沿街呼賣尚免稅

質布

後鄭云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

罰布

後鄭云犯市令者之泉

廛布

後鄭云貨賄諸物邸舍之稅

按孟子市廛而不征集注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

歷代征商

可

卷之三

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是訓廛為市宅與列肆稅無異若鄭云邸舍疏申為在行肆官有邸舍人有物置其中使之出稅則如今堆站但王制注稅其舍不稅其物則亦非今落地稅

按周有司市之官嚴偽飾之禁凡所為均市行市徵價同質劑止訟禁誅去盜同

貨歛賒諸政令至詳且備今泰西商埠公司工巡局大畧相類經費既多不得不

取總質罰廛諸布以劑之猶今泰東西取地方費辦地方事故商民樂輸也然古

者止征其舍或斂其稅或罰其泉并未征及貨物故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

廛又曰關市譏而不征也足見古者重在市政不重在征斂也國朝通考按謂周人田賦什一崇

本抑末必加於計歛其說無据又曰古之為市者有司治之耳即司市法征商自賤丈夫龍斷始集注

謂人惡其專利此與今泰西獎勵新器專利者各別故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馬氏故謂古

今關市征歛之本意蓋惡其逐末專利而有以抑之漢時賤商亦此意初非利其今工商世界則異貨也若今環球交通正工商競爭時代雖不能無稅以濟用但有出入輕重法以

權利害耳

漢高祖

市肆稅無司市而取稅不害

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自私奉不入國稅

商賈倍算

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失周時農工商并重古義

謂人賦一算百二十獨商賈倍以困之

按孝惠時弛商賈之禁尙不得爲吏文帝時亦尊農夫而賤商人且爲入粟補官之法以勸之然按貨殖傳中未聞以力田致富者時農學不進化反視前退之故至孝武時東郭咸陽以大鬻鹽孔僅以大冶領大司農桑宏羊以賈人子爲御史大夫前令始廢此亦商業漸進之一大機關也

武帝元光六年

初算商賈車

商賈兩車二算

後元狩四年非東三老北邊騎士

凡民輕車一算非商亦算

船

五丈以上一算

元狩後算車船與緡自占不實沒官

告者給半

元狩四年

初算緡錢

賈人末作率二千一算

手作率四千一算

按馬氏謂算緡初為居奇者設後楊可告緡遍天下則凡不為商賈而有蓄積者皆被害竊謂漢時意在斂財故藉商為詞遂因商及民耳若知藏錫無益之理令出以作農工商資本則免算如徒藏錫則算如罰布不過反其道以治之而果貨流通實業可興矣故商賈可稅而商本不可稅財產可稅而苛及數千錢亦不可稅

泰西所得稅日本為進項稅以三百元起碼百分納一分至三萬元則百分納三分

此近今文

明國之通例也

太初四年

武關稅

此漢設稅關之始

徙宏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

新莽

工商所得稅

征其利十一分之一 不自占占 不以實者没人官

如采礦山澤鹽鐵工匠方技行

按莽法即利息進項稅然較今日本尤重十倍或數倍故

商坐買之類皆
令自占

人怨其苛且官自買賣侵奪民利詳市論者非之

晉至
梁陳

買賣券稅

凡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稅四百 無券估直亦

百分收四 賣者三買者一

按此為中國稅契之始即外國印紙稅意但外國惟煙價十分取二如日本

須貼印稅二元餘如田房銀錢等契據印稅甚輕如日本一元以上一分四千今中

國田房例稅三分浮加至五六七分不等故近議行各項印稅沮力甚重也

津市雜稅如荻炭一人直水五人 十分稅一時甚苦之至孝武大明八年暫停

後魏明帝孝入市稅 店舍稅稅入市者人一錢 店舍五等校店舍尚沿秋磨之征

北齊後主關市邸店稅並稅取以供聲色費軍國用在外 稅僧尼令日坐餐游食損害

周市門稅開帝除宣復興市人至隋文帝復除

唐關津市稅時不限工商行人盡稅失在遲留繁擾通考載舍人崔融之議甚確當

古今法制表

卷五上

租稅

六

德宗

經過稅 越贊請律會置吏收

商賈錢每緡二十 竹木茶漆稅十之一

本以贍常平本錢後軍用竭難積

文宗

酒口稅場 經過衣冠商客

按過稅非理馬氏已言之今子口半稅及常關釐金皆經

開成二年

金銀羊馬斛斗茶鹽絳絹並稅薛元賞奏停以奉行旅

過稅之類但稅則尚輕未如唐十分取一及稅商賈之繁擾煩與各國訂商約加稅裁釐以歸簡便

後周 顯德五年

賣牛畜稅

免經過抽稅 祇据賣價千錢稅三十

宋

關市稅

凡布帛什器香藥寶貨羊豕民間典賣莊田店宅馬牛驢騾

賣馳商人販茶鹽皆算 敢匿者沒其三分之一 半界捕者

過稅 行者賣貨

每千錢算二十

住稅 居者市價

每千錢算三十

開寶六年

除生藥 妝奩稅

令嶺南商賈生藥者勿算 又偽蜀時嫁娶者估直抽稅

太宗

免販 夫細碎算

除商旅貨幣外免細碎交易算稅 至道元年兩浙紙扇芒屨及細碎物皆勿稅

端拱三年

立比較法

商稅額自此始

令諸州縣以端拱二三年中收數立為祖額比較科罰

不足配戶

至道二年

免緣帛算

詔民間所織緣帛非出鬻於市者勿算

真宗景德元年

出京銀稅

祇稅自京往諸路州軍每兩納錢四十其諸州例不收

除鵝鴨年額稅

除杭越等十三州軍稅鵝鴨年額錢

四年

免渡河柴薪稅

詔免京東西河北陝西淮南民以柴薪渡河者稅

大中祥符元年

免農器收稅

校此為勸農計猶今之免鐵路材料稅也

天禧四年

枋木稅

福建轉運司奏每木十條抽一訖任販賣不收商稅

仁宗

定朝官監稅例

宋例凡州縣管置務大則朝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至是令場務倍增者乃增使臣一員監臨又取一歲中數為額後雖羨勿增毋抑墮人戶苛望商賈求後餘以希賞

為令

神宗熙寧四年

酒麴坊場稅

詔三司凡民承買酒麴坊場率千錢稅五十

儲為吏祿

八年

利市稅一日事例

每納稅錢一百文取十文以給專欄等食錢後稅不及十文者亦收十文

詔三百以下稅錢不收市利錢鄭俠奏議取

十年以前諸州商稅歲額

四十萬貫以上東京成都興元其他十萬一萬五千貫

不等通攷謂天下惟四蜀獨重然會要言蜀納鐵錢十當一數雖多亦未為重而熙寧十年後再定之額他郡皆增於前四蜀獨減於舊豈亦以元額偏重之故與

哲宗元祐八年五穀力勝稅自宋蘇軾上言近令始有力勝稅農末皆病是年蠲糶京者稅

徽宗大觀元年免倍稅凡典買牛畜舟車之類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

三年綱京門衣物稅凡民衣履穀菽雞魚果蔬菜炭磁瓦器並蠲歲終計所蠲令大觀庫給償

宣和二年停宮觀寺院臣僚免稅初元符令品官服用免稅後宮觀寺院亦專旨免稅及臣僚之家

多以船賈販州縣無何故有是詔按此本當與商民一律祖下不得苛留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置搜

南高宗建炎元年龍牛米柴鈔稅時以稅網太密免過稅五處減併百餘處又罷日用稅得之

孝宗隆興

免商旅流民稅

時招集流民故兩淮商旅歸正人興販皆免

又鄉落墟市不許買棧收稅

按宋初除三代之苛稅雖過稅往稅商算頗多然令細碎交易免算尚稱有

制後因比較法立神宗時又增舊額為本州比較之始自是商稅輕重皆出

官吏之意有增無減

不及額則抑已或私立稅場

自政和間漕臣劉既濟申明舊例外增

收一分而一分增收稅錢寔名自此起紹興二年又增三五分

南遷後以十

分為率三分本州七分隸經總制司謂之七分增稅錢而商稅之重極矣

止齋

然據馬氏攷論則中興以來

謂高宗後

申明越津攔稅之禁凡虛市空舟之

勒稅

見乾道六年臣僚言

擅添稽察專攔之收檢

紹興乾道時奏及詔教

以及指食米為酒米指

衣服為布帛

紹興三十二年都省上言

自士夫行李為興販

紹興教禁

罪貧民瑣細為漏稅

八年臣僚上言禁之

甚至空身行旅亦白取金或有貨物斷罪倍輸

見嘉定五年臣僚言

當時號

為大小法場者

紹興二十六年臣僚言江湖地

漸次禁戢

如告漏稅不賣者坐額外多收許差訴之類

雖中興後

民力已竭而不至甚困者皆此蠲減禁戢之由也光宗南宗時累減稅額及稅務

金世宗大定二年罷關稅祇護察從張中彥吏部尚書言以苛留行旅甚於剽掠

二十年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諸物百分取三

章宗明昌元年定院務課稅額諸路使司院務千六百十六處比舊減九十四萬一千餘貫

罷坊場免房稅陳言者乞復坊場舊制不許惟增置中都等路院務增五萬貫

按金初罷關征大有古意後定商稅尙稱輕簡又罷坊場與賣房稅視遼時關市或減或征致太平九年東京因重征作亂者有間矣

元太宗二年置十路收稅使從耶律楚材言置燕京等十路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

楊奐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選參佐用省部舊人

六年禁貿易借貸官物楚材議立收稅所各處官司選有行者充

有貿易借貸者杖徒所官擾民取財罪如之

十一年

商人撲買中原銀課

按撲買如今廣東包稅

商人烏爾圖哈瑪爾撲買中原銀課二萬二千錠以四萬四

千錠為額從之

次年以烏爾圖哈瑪爾充提領諸路課稅所官

按楚材傳劉忽篤等以百四十萬撲買天下課稅楚材以為罔上虐下泰龍之後撲買課稅者增至二百二十萬兩至哭諫不能爭歎曰民之困窮自此始矣

世祖中統四年

令權勢販貨輸稅

在京權勢家為商賈及以官銀買賣之人并赴務輸稅

二年

定匿稅法

貨物一半沒官 一半付告人充賞

并笞五十入城門不吊引者同

至元七年

定三十取一制

以銀四萬五千錠為額

並領者則作增餘

成宗大德二年改為二十取一然上都商課有全免者有六十分取一者甚至百兩中取七錢

按文宗天歷時食貨志總入之數凡九十三萬九千五百六十八錠謂視至元七年定額不啻百倍今按雖不及百倍已及五十倍其進步有可驚其苛稅不待問矣

征商

牛大都亦四十
取一皆特減也

武宗
至大三年

定稅課殿最法

依大德十一年額以十分為率增五分
以上為中酬

七分為上酬 九分為最 不及三分者為殿

文宗
天歷二年

征僧道商稅

先仁宗泰定帝已禁僧道邸舍匿商稅是年及至順皆征之
按元以喇嘛為宗教本優免僧人因經商匿稅故征之

順帝
至元二年

定船鈔

至六年罷提舉司

立船戶提舉司十
船千料之上歲納鈔六錠 下遞減

据邵遠平曰元有商課又有額外課若稅及船料又在額
外課之外者按元雖無前代告緡借商經總之制然商務
不聞進步而課額增至百萬錠
合五千萬兩 合之戶丁科差諸
重斂民力殫竭安能長享其國乎

明太祖

設宣課司

凡商稅三十取一 收鈔及錢過者以違令論

京官店

凡納稅地例置官店

洪武元年

除舊籍田器稅

按舊籍田器免稅甚善至今仍之

十九年

凡物不驚市無稅惟買田宅頭匹必投契本別納紙價

許易銀解歲課

每金一兩價鈔六錠 銀一兩價鈔一錠
後宣宗英宗時因鈔但宣宗七年令納魚課者每銀一兩折鈔一百貫是比原銀一錠增倍矣至英宗諸色課程俱照例收

成祖元
永樂

免軍常用雜物

凡嫁娶喪祭 時節禮物 染練自織布帛及買已稅之物

按洪武中課稅蔬果食物畜牧者免軍民嫁娶喪祭車舟絲帛之類開闢寬大於此可見

車船運已貨物 農用器 挑擔蔬菜
溪貨賣雜魚

家園池塘採用雜果非興販者 竹木蒲草器物 常用

雜物銅錫器物 日用食物 以上俱免按今多仍之

七年

定京官店塌房稅

初南京商貨無堆棧太祖於三山諸門外瀕水為塌房以堆

商貨於三十稅一外再出免牙錢一分房錢一分
與看守者收用

仁宗

洪熙元年

增市門攤課鈔

宣宗

宣德四年

始設鈔關以通判官管理

前凡十二處

萬曆時止存河西

臨清楊州

淮安七處

杭州七處

設收鈔官

御史錦衣衛戶部兵馬司

各一員委於城

其小販不入塌房投稅至是仍照南京例

欲通鈔法從夏原吉請增納俟鈔流通仍舊

此議原領於有司

自是年始自北京至南京沿河設立鈔關七

潮縣臨清濟南徐州

淮安揚州

正統十一年移潮縣於河西務

景泰設湖廣金沙州

蘇杭二州鈔關成化宏治間沿革不一

嘉靖鳳陽府設正陽鈔關

除臨清杭州兼收貨稅餘皆

止稅船料

初船百料納鈔百貫

于該國時減至百料十五貫

後度梁頭廣狹自五尺至三尺六尺有差

成尺為限不科奇零

時以鈔法不流通由居貨者沮撓所致令京省凡三十三府

州縣而多市鎮店肆門攤增舊課凡五倍

塌房店舍之

居商貨者驟增車受雇裝載悉令納鈔

舟受雇載貨料

門察取

多算路
遠近納

隱匿者全沒官

七御吏羅亨信言在京鋪店塌房園圃等鈔未按月納

仍罪之

鋪店多匿稅指出各追罰

油房如塌房例除額鈔外納鈔五百貫

是年六月

定塌房等納鈔例

牛車廿貫 在外州郡城市遣官點勘居貨之家每房一
間月追鈔五百貫 每船百料三百貫以上命戶部采其可以行者行之

六年

鑄臨清等外店課

侍郎曹宏言有司令里老報塌房將街市人戶俱作停貨店

又命減京城通
州店稅每間五

月納五百貫而實無貨貧民有漢子女輪鈔者故除之

百貫者減至一
百貫五十文

英宗又遵洪武舊額商病稍蘇

英宗正統
七年

定官課司鈔例

每季鋪鈔緞鋪百廿貫

油磨糖粉茶食等鋪三十六貫

景泰改定時
時重

條悉量貨取課及工藝受直多寡取稅

世宗嘉靖四
十五年

淮安過塌稅始抽

軍餉米多雜稅每一釐

脚抽脚夫挑盤過塌所得客商貨一釐內抽四五毫不等

正簡

隆慶時增為四
兩稅共不過三萬

斛抽 斛夫原得一釐 濟漕 過嶺雜糧花麻餉 每價銀十兩
五毫內抽五毫 牙用銀五分內抽二分五釐
右四稅病商 萬歷 漕督凌奏歸主事照原例收

神宗 萬歷
廿四年

始命中官權稅

是後各省皆設稅使或征市舶 專領稅務
兼領開采

三十年

權罷礦稅織造

羣臣屢諫不聽

御史葉永盛論稅使疏給事中張問達疏
詳指中官暨祿等苛及鄉承米鹽薪蔬之

前正德五
年已增課

九門稅 崇文門外
設官店供

細無物不稅徵輸之間假官私委藉土棍為爪牙
立土商名目所在激變與食貨志畧同 二十六
年汪應 按請停

福邸趙世卿屢
諫不聽

是時九門稅苛 舉子不免事聞詔法司治之監暨小戢

熹宗 天啟
五年

復椎稅 時魏忠賢
干政

李起元請復水陸依萬歷廿八年量收十一 前光宗罷
一切椎稅

崇禎 崇禎
二年

關稅每兩增一錢

天時增助工筆策條 每兩 工竣改助餉 止增八關 共增銀
五萬兩

三年

每兩復增二錢 惟臨清僅半 崇文門俱如舊
河西務

十二年

增關稅二十萬兩 九年議增稅課款項至是增數如此

十六年

門稅積弊

尚倪元璐察崇文門稅奏失報一紗一裙苛罰全單又言南中國津漏貨一件沒全船之半

按明史食貨志曰明初承宋元繁瑣務為簡約後漸增局所共四百餘所後

裁併十之七洪武十三年歲收米不及五百石者又通考載正統元年從于

謙請直省稅課司不及三萬貫者領於有司天順元年不及此是英宗承宣

德鈔關重稅之後尚未如成化後增置蘇州杭州三稅官致有科罰勸借等

弊也宏治十二年倪岳疏有本課該銀十兩王圻續攷載宏治時商稅共四

千六百十八萬九十貫其時鈔一貫折銀三釐是止合銀十三萬八千五百

四十兩有奇耳又載嘉靖二十三年共五千二百六萬餘貫亦所增無幾至

萬曆後中官監稅暴斂橫征不可究詰孝宗十六年凡橋梁道路關津私設

抽分害民者詔巡按通行查革又萬曆十一年革天下無名私課然多有名

無實故民窮財盡而國亦隨以多故矣

大清

國初四關

所產東珠人參紫貂元狐狍狸獾諸珍異物於四關與明季

撫順 寬奠 清河 豐陽

互市通商 天命十一年 定漏稅私商之罪

順治元年

免明季欠稅額

豁免增額 照舊歷原額及天崇增額減半征收 特免關津課一年

虧欠 全免

禁零星落地稅

四年又革 陝西州縣零星抽取落地稅銀名色

四年

定張家口等處

張家口 迤西千四十五里 留台二百四十四 塞得勝堡 黃河 迤東 開河保營係鹽茶交易地

六年

禁例外多征

禁放免權貴增抽商船或希充私囊

九年

定典舖稅

直省每年五兩 其在京當舖並各舖 仍令順天府查舖面酌量征收

十八年

定張家口兩邊

張家口歲額一萬三千兩 兩翼每翼六千兩 後均增至殺虎口歲額一萬三千兩 兩翼每翼六千兩 倍或數倍

康熙五年

定居庸關稅

每年額銀三千兩

廿三年

定開海稅則例

議准福建廣東新關征出入船貨 海口內橋悉免抽分

廿四年

酌減洋船丈抽

明時東洋船四等舊抽三分再減二分江浙關廣船往外國貿易照例

廿八年

免捕魚蝦船日用餉口稅

議准捕魚船及民日用物並餉口貿易並免海關委員

卅四年

免琉球貢船稅

四十七年又免暹羅貢使貨征雍正三年禁邊關索蒙古進貢茶馬稅

六十二年

定山海關稅

每年稅額銀二萬五千兩

六十六年

免暹羅運米稅

時暹羅言其地米一石值銀二三錢故令運卅萬石

雍正二年

免暹羅米船帶貨稅

雍正六年准暹羅米船免稅著為例

雍正七年

關稅改無兼理

前已屢改交地方官及半雍正元年二年諭督撫實

雍正八年

核實落地稅

酌盈補定額盈者留作養廉及地方公用仍戒諸縣公積

十三年

禁鄉鎮落地稅

○○○純皇帝初卽位卽下此旨備舉落地稅之弊

十三年

禁鄉鎮落地稅

○○○純皇帝初卽位卽下此旨備舉落地稅之弊

乾隆元年

革衙規驗票

如提辦算帶薪炭魚蝦蔬菓之必稅且東市納稅西市重征此城市之弊其鄉村或差役征收或牙行總繳止准府州縣城內征收不准額外苛複違者督撫嚴議

賣漁課

閩浙總督郝玉麟奏

定例船樑頭

五尺以下歸縣輪稅

并革按船陋規
因縣課外收取

請照田房上中下起科不拘定額

已稅者並小船渡船概行豁免

豁免米麥額稅

因江南水災免兩月關稅

後二三年天津臨清淮安均暫免

七年

免經過稅

七年免直省各關米豆麥石輕過稅其船料有無仍舊十三年以物價未平常年仍舊征稅止免災歉之處

按中國古無五穀稅自宋力勝始向例征收乾隆七年概

予蠲免

論曰以貧民之物而權之稅轉以病民非

朕已饑己溺之懷也非徒復古實出深仁乃後數年戶部

征商

古

八十一

議報許聖關監督圖拉奏仍照舊例 <small>前數年諸臣屢請復舊未許</small> 視歲									
豐歉征免以為操縱留有餘以補不足此亦調劑盈虛之									
道若諸臣謂但利商賈無益民生則非至論觀今日英議									
穀稅 <small>下院抗議</small> 益信至近防米出洋轉重釐稅此又對外之間									
題猶屢免 <small>暹羅外洋</small> 米稅以廣招徠為反比例矣									
凡外洋運米來粵等省至 <small>一萬五千</small> 石上者免船貨十分之三									
按此特穀貴招徠起見此例今廢									
廣東太平關稅則實如珍珠 每觔二錢 次如玉 <small>已成器</small> 每觔 <small>四分</small> 〇〇									
比照粵贛兩關 以上不過百分取一 <small>四十九年免粵海關珍珠寶石等稅</small>									
因時定稅率 咭囉 啤嘰 蜜蠟 琥珀 每百觔止一二兩									
香楠 黃楊 每百觔 <small>一分不等</small> 以上或 <small>數十分</small> 取一									

按此較近日海關稅則值百抽五尙輕數倍

十五年

古北口斗稅

直隸古北口 定額二千兩如口內糧費販多儘收儘解

二十二年

定江海關洋船稅估價

按貨本一兩征銀四分九釐

名爲分頭遵照粵海關辦理

例

因外洋紅毛

即荷蘭諸國向皆泊粵澳門廿年漸至電波輕

分頭取稅

故更定稅則使紆道無利以示限制意不在增稅此當時

擔頭進出得貨

情形然耳若近來泰西工商進步即加重稅如近約值百

抽十二五在泰西猶爲輕率競欲通商況止值百取五之

稅較諸國進口稅輕數倍乎

二十四年

喀爾喀稅例

牲畜稅

本地帶同外番販來者十分之一 減原則半倍

緞布皮張

本地帶同外番販來者

十分之一 仍原則

不及抽分數稅馬一匹一騰格

見

大牛一頭二十五普兒 爲一騰格 小牛半

大羊一牽十二普兒 小羊半之 雜貨以實賤折收

廿五年 除粵等關一切規 大足 驗倉 貼寫 小包等 以上各色悉除

禮名色 分頭等項 統作一條造報名曰進出口歸公銀兩

向有家人收作飯食舟車等費悉作歸公造報

廿七年 清釐許關積弊四 一禁舖戶包攬 令商自納 親填稅簿 一禁先報稅後發驗 宜先驗納 後進關

條 一禁久管 宜仍半年 一換委員 一監督收數宜 按月知會督撫 年滿總數咨會

年二十八 定伊犁舖面稅 分等收稅 是年哈喇沙爾舖共四十量小三等收稅

定關展等收稅 吐魯番及關展 凡售買馬匹 照內地給票每兩稅三分

廿九年 定烏魯木齊 俱照關展例阿克蘇每普兒百文收三文

更臨清征鈔名色 雍正六年頒則例尙存鈔貫字樣 如銀每正鈔廿八貫 冊尾注 船料每丈七十五貫

明一貫折銀三釐 一毫七 絲三忽 猝難核算易滋浮沒 從東撫崔 更之

三十年

定吉林等處木稅

吉林雜稅千七百八十兩 木稅仍三百七十兩

馬畜雜稅

甯古塔雜稅九百十二兩 木稅百五十八兩

伯都納 仍二百七兩 拉林 七十兩 阿爾楚喀 三百三十八兩

按吉林一帶森林利多近俄日爭鴨綠木植權利至於開

戰俄營東省木植與中商木植公司亦有衝突 如請撥東邊道是

卅四年

定硫磺 禁出准入例

舊同 絲票銅鐵禁例 且進出一例 至是改禁出不禁入

按 國初除明季增加商課革零星落地稅銀雖設關監督意在譏察奸宄非徒權商

稅以益歲入也惟既有關不得定稅則立歲額乃為有制 竊謂有制乃稅率之謂非歲額之謂蓋歲有贏絀不能劃一即西人預算亦統籌一歲出入每年布告以定稅率若干非一定額遂為常徵也 雍正以前各關減額者少 惟康熙廿八年減關六千四百九十四兩卅七年永誠廣東海關三萬〇二百八十五兩 溢額者多於是溢額不准議敘 康熙廿五年 并議監督之罪

康熙廿二年 且罷納盈餘 卅八年 防胥吏之加稅 雍正二年 論榜示則例 雍正二年 飭督撫之兼理

康熙廿二年 且罷納盈餘 卅八年 防胥吏之加稅 雍正二年 論榜示則例 雍正二年 飭督撫之兼理

康熙廿二年 且罷納盈餘 卅八年 防胥吏之加稅 雍正二年 論榜示則例 雍正二年 飭督撫之兼理

康熙六十年至禁稽留康熙廿八年禁私增乾隆六年禁私增口岸禁討關五年裁規禮廿五年議搜求雍正八年免
 米稅乾隆七年凡所為卹商民飭司權者無微不至惟宋時比校之法本未盡善故屢經酌
 改乾隆十四年以雍正十三年為率四十二年又改為合上三年比較不上方令賠補尚有免賠補額以上年各省旱災免扣年
 月之事十五年定扣足一年例如多數目者將收數歸下屬及道光二十一年歲額統計已至四百二十餘萬
詳後是後商稅漸旺額外盈餘多視為應得之津貼矣今依通考征商列於乾隆中止
 其道咸後至今常海關之分合贏絀則詳後表

[illegible]

歷代鹽法表通典食貨鹽鐵同論通考因之然東漢以前鹽鐵置官勢難分割東漢以後則未製者歸坑冶已製者歸征商茲故以鹽為主漢時鐵附之
 又權禁始於唐宋為盛通考附入鹽鐵權禁乃石類宜入坑冶故不附於此

時代

產地

詳置官

稅法

夏禹

青州鹽 梁州鐵

有貢無稅

周

鹽人祭祀供苦 鹽散鹽賓客供形

無稅

王及后 膳供飴鹽世子

齊桓公

官煮渠展之鹽清水流 入海處

謹正音征 鹽筴計口稅鹽約千萬人日征二百萬合為二百鍾一月六千鍾

置鹽官收稅

十月始征 成三萬鍾藉口農忙令北海民停至正月 煮坐長十倍以令羅之

又羅梁趙 濮陽諸國得成金萬斤

鐵官

若刀鉞耒耜鋸錐之屬皆計之

按周建山澤之官不過掌其屬禁不在征權取財也管子相齊負山海之利

始有鹽鐵之征論鹽則少男少女所食論鐵則一鍼一錐所用皆欲計之馬氏謂其苛瑣引晏子語斥為桑孔之為然管子之鹽鐵稅之而已鹽雖官嘗自煮之以權時取利亦非久行鐵則官未嘗治鑄與桑孔又異故利出一孔之說言富強者又不得不取管子矣

秦

鹽 鐵

二十倍於古 合田租口賦言

漢高祖

因之 史既言高祖省賦復言鹽鐵之利仍秦者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者循秦取之非縣官所權

惠帝

吳鹽 煮海銅山豫章水

鑄錢 郡天下亡命盜錢 煮鹽無賦而國用饒足 班固謂吳濞亂萌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

武帝 元狩四年

置鹽鐵官 孔僅東郭咸陽領鹽鐵使

時兵費不足孔僅咸陽言官為牢盆 煮鹽 私鑄鐵

元封元年

置均輸鹽鐵官 不出錢者置小鐵官

因桑宏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

器鹽鐵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

鹽官 凡二十八郡 河東安邑 太原晉陽 南郡巫州 鉅鹿堂陽 時孔僅乘

勃海武章 千乘 瑯琊海曲 會稽鹽海 犍為南安 蜀臨邛 巴朐 傳舉行

益州連然 安定三水北地 上郡獨樂 西河富昌 朔方沃堡 天下鹽

五原成宜 雁門樓煩沃陽 漁陽泉 隴西 遼西陽海 遼東 作官府

南海番禺 蒼梧高要 東平 北海 東萊曲城 遼東 主煮鑄及出納

鐵官 凡四十郡 京兆鄭 左馮翊陽夏 右扶風漆 宏農宜陽元鼎六年 卜式

太原大陵 河東安邑 絳縣 河內隆 河南 潁川陽城 見縣官

汝南平西 南陽宛 廬江皖 山陽 沛沛 魏安武 常山都 鹽苦惡

千乘千乘 齊臨淄 東萊牟 東海下邳 濟南歷城 泰山縣 貴價強

臨淮臨淮 桂陽 漢中沔陽 犍為武陵 蜀臨邛 瑯琊 買因孔

古北平夕陽 漁陽 遼東郭平 隴西 魯 膠東秋 楚彭城 事上不悅

廣陵 中山北 東平 城陽 莒 涿

元鼎中徐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議罪

昭帝 始元六年

文學議罷均輸鹽鐵官

賢良文學與桑宏羊難卒奏罷利復流下庶人休息 詳通典考

東漢

郡有鹽官 置令長及丞

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 鐵多置鐵官主鼓鑄

明帝

官自鑄鹽 從張林請後復涿郡鐵官

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非明主所宜行

和帝即位

罷收稅

肅宗 遣戒罷郡國禁勅刺史二千石宣德勉行

獻帝 建安

初置使者監賣鹽 關中

從衛謁議監賣以直供給流氓還耕者關中豐實

校漢時鹽鐵自武帝置官後建廢不常

元帝時既罷旋復成帝時罷方進以吏變鹽鐵愛責自殺 東漢亦

肅宗議復鄭眾力諫不從和帝即位罷其禁

和帝之縱民煮鑄入稅縣官較官自煮而自鑄號

稱簡便若建安監賣不過亂離之後官為厲禁取稅給用不得以出魏武而

薄之

後秦

姚弋

征鹽賦

因國用匱增賦羣臣諫不聽

陳文帝立煮海鹽稅

虞荔孔奐以國用匱奏立此稅

後魏神龜初復置河東鹽池官鹽稅

先是明弛禁後豪貴占奪故王肅等請復禁後更罷

承熙至遷都後海濱鹽池數

歲終統計收鹽

滄州 千四百八十四

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 以贍軍國

瀛州 〇一百五十二

幽州 〇一百八十〇

青州 〇五百四十六

邯鄲 〇〇〇〇〇四

後周文帝散鹽煮海成者監鹽引池化之者

凡監鹽每池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

形鹽掘地出者怡鹽於戎取之者

通考引南史張暢傳云白鹽魏主所食黑者療

古今法制表

卷五上

歷代鹽法

五

食鹽

腹脹刮六銖和酒服之
胡鹽療目柔鹽療馬脊
斜其赤鹽驗鹽臭鹽馬
齒鹽四種不中食是西
北產鹽種類名目不一
非如東南煮海而已

隋文帝
開皇三年

令鹽池聽民採用

先尙依周末之禁禁民採用

唐明皇
開元元年

安師度拓安邑鹽池置鹽池也

至拾劉彤請檢校海內鹽鐵之課從之意在征山澤輕征徭

通考誤爲貞元今從通典

鹽池十八

清州安邑縣池五
安邑縣池五
胡落池一

總曰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
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

鹽州

白池
瓦窰池
細項池

靈州

漫泉池
兩井池
五泉池
紅桃池
宏靜池

三州皆輸米以代鹽

會州

河池
已上共十八池

鹽井六百四十如左

與鹽池皆隸度支

黔州井 四十一

皆山南西院領之

成州舊州井各一百二十三

果關開邊井各一百二十三

劍南西川院領之

梓潼縣合

昌渝瀘井四百六十

皆劍南東川院領之

以上皆隨月督課

幽州大同軍有鹽屯有兵

歲得鹽二千八百斛

下省千五百斛

貢海州

歲免租為鹽二萬斛

青楚濟海棣杭蘇等州

以鹽價市輕貨

以上皆輪司農

肅宗

乾元元年并置

院游民為亭戶

時第五琦變鹽法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法

盡榷天下鹽

均為諸州鹽使天寶間鹽每斗十錢至是斗加百錢出之為百一十

代宗

監鑄使劉晏因舊監置亭戶

江嶺去鹽遠有常平鹽

四場
湖州水
杭越
州

每商不至減價糶民官收厚利人不知費 教民治鹽法

十監
海陵
新亭城

始至鹽利歲纔四十萬緡
大厯末 六百餘萬緡

臨平 永嘉 侯官
蘭亭 大昌 富都

按唐代鹽法推舉爲善者其得法在輕重得宜

淮北巡院十三
陳州許州

商羅民與不擾民言鹽利多則州縣擾深合計學彼此均利

廣州
汕頭
梧州
肇慶
雲南
貴州
廣西
湖南
湖北
江西
安徽
浙江
福建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湖南
湖北
江西
安徽
浙江
福建
廣東

之理故無論官運商運有利無病視第五琦陳少

宋州 兗州 歸滑

游等徒知加價做怨者遠矣

德宗
貞元四年
淮西節度使
陳少游
加江

鹽價每斗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後每斗後增六十兩池
至三百七十設按斗易

包估
兩稅鹽鐵使

亭戶私鬻巡卒益多鹽估日貴貧人淡食新鹽三易

私糶犯法者眾

停月進舊鹽錢

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貞元末逐月有獻謂之月進

廿一年

憲宗

元和十年

加東川劍南

道鹽估

使

皇甫鎛加以給

西討淮

軍諸州置店收稅至十三年程異奏停

河北權鹽如江淮

犯禁

盜罪

與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元和中賊死流天德五年韓泰復論死一千以

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鬻者賞千錢

按皇甫鎛程異二人皆平淮西時進饒餘有寵入相然異奏停店稅較鎛加估峻法有別至查罰法峻而犯者不固不如劉晏難法者省禁私之煩

穆宗

戶部侍郎

張平叔請官自賣鹽

兵部侍郎

韓愈條詰之遂止

文宗

率天鹵池

生水和以灰一斤得鹽十二斤利倍鹵鹵

今私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末私鹽月再犯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即位鹽課少私盜多者請觀察判官不計十犯

宣宗

戶部侍郎

裴休為鹽鐵使

上鹽法八事施行後兩池權課大增

擇

兩畿輔

為監院官

時因

鎮戍場

與盜關通致富

後唐

同光三年

征隨絲鹽錢

每兩與減放五文

天成元年合教隨鹽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課納錢

儀賓食鹽大鹽次鹽

每斗減五十樂鹽減三十按投以鹽而征其錢謂之

後晉天福元年

計五戶配鹽諸處場務仍舊

諸道州府每戶一貫至二百等配之任便販賣

七年

興往來鹽貨稅時因鹽價過昂賤去鹽住

稅每斤七文後利歸官而配戶鹽錢不免按馬氏云當時江南亦配鹽征米後鹽不給而征米如故三百年未除分爭苛歛如出一轍

周廣順二年

令慶州權鹽務

青鹽一石抽錢八百八十五陌鹽一斗

世宗顯德元年

分州配食顯德解州種末鹽煮海者

賣宋以西東皆食末鹽分界配食病在造鹽者無顧心不思改頁不惟售私之權

河北鹽課

父老請願均入兩稅而弛其禁宋仁宗時議權以張方平諫止

宋

顯鹽出解州安邑雨池種

以戶民為畦夫獨役官廩給之三月一日至四月始種入月乃罷

安池每戶歲種千席百一十六斤半席

給本州及三京

京東至道二年雨池得鹽卅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席

陝西淮南之宿毫

大中祥符九年雨池存鹽三八八八二八九二八斤直錢〇二一七六一〇八〇貫

河北之懷州

澶州諸縣在南河者

梭解池有契丹西夏鹽之侵奪因西夏僭於解鹽價又較賤故私販二國鹽難沮止今中國鹽價又貴於宋故洋鹽每欲進口條約禁之

未鹽

下據朝野雜記

秦州鹽 歲煮百六十八萬石

海州諸場 歲煮四十餘萬石

給本州並附近諸路與顆鹽別配餘場監鹽較少從畧

蜀中末鹽皆煮井 據其大者如左

隆州井 仙 邛州之蒲江 榮州之公井

亭戶鬻於官 每一石並耗三或折租稅

亦有役軍士定課煮者 廉州舊課月入石至三石凡五等因治荒

田詔獨其半 宋初平嶺南令民煮百一十斤為石給錢二百焉此則每斤不過二文官本而末鹽賣價多至四十七少亦八錢不等宜宋鹽利錢之數倍於唐秦州一監歲支鹽三十餘萬府為錢六七百萬緡也

凡監則官掌井則土民幹辦如數輸課

大甯富順之井監

長甯州之清井

西和州之鹽官

榮隆等十七州

凡四川四千九百餘井

歲產鹽約六千餘萬斤

校井有耗沒宋時官處減課不肯

驗封今則以新填舊產鹽十倍宋

時矣至挫汲之艱畧

見續通考校語中

聽往旁境販賣惟不得出川峽

紹興四川總領趙開初變鹽法令商人入

二年四川總領趙開初變鹽法發諸引

初行引法百斤為擔後增十斤勿算

鹽引限通增至四百餘萬緡

土產視

凡類

皆以五斤為斗

賣價

末鹽每斤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

至道末鹽每斤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

末鹽每斤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

末鹽每斤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

末鹽每斤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

末鹽每斤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

末鹽每斤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

末鹽每斤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

末鹽每斤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

末鹽每斤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

末鹽每斤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

末鹽每斤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

末鹽每斤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

末鹽每斤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

末鹽每斤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

末鹽每斤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

願鹽通商地

京西

蔡義鄧隨

唐金房均

鄧州

信陽軍

光化

京兆鳳翔府同華縣乾商運原糧宗政

京兆鳳翔府同華縣乾商運原糧宗政

京兆鳳翔府同華縣乾商運原糧宗政

京兆鳳翔府同華縣乾商運原糧宗政

京兆鳳翔府同華縣乾商運原糧宗政

京兆鳳翔府同華縣乾商運原糧宗政

京兆鳳翔府同華縣乾商運原糧宗政

末鹽通商地

京東

登州

萊州

河北府

大名 貢定 編批 貝真相三年

河北府 貝真相三年

河北府 貝真相三年

河北府 貝真相三年

雍熙

令商人輸粟塞下給以江淮荆湖

末鹽

置折中倉聽商輸粟京師給江淮茶鹽

置折中倉聽商輸粟京師給江淮茶鹽

置折中倉聽商輸粟京師給江淮茶鹽

衛邢洛深滄磁德博棣祁定
保滋真雄霸州德清通利永靜
乾甯定通保定廣信安肅永定

右商運地餘皆禁權之地

官立標識候望以曉其民

此為宋時鹽引之始後天聖七八年納銀京師
請未 鹽景祐二年京師歲入見錢二百二十萬

諸路斛斗至十萬石至紹聖三年在京已及千

二百餘萬員遂盡罷諸路官 以鹽鈔每百貫換一貫與轉運司

於是東南官賣與西北折博之利盡歸京師而

州縣之橫斂起矣 節陳止齋說

校馬氏引食貨志紹興時泰州海甯一監 六七百萬緡 利過唐時舉天下之數 謂劉晏未

年而以建炎商人買鈔計鹽六石為一袋共輸錢二十一 內三千為增貼納錢 比第五

琦時每斗百一十之價已三倍有餘是鹽直比唐愈貴緡錢比唐則愈輕故數

多如此非盡苛征所致以蜀課四百萬緡例用鐵錢 十當銅錢一 例之其說固是然

考宋時鈔實非若明代一貫三釐之賤政和時至四千餘萬緡非蔡京釐賤緡

貴難盡奪民利据宋初嶺南民煮官買每斤不過二錢而賣價多至三四十餘錢此官權鹽之利比唐不止加十倍何以有此數也惟蜀鹽控井煎熬成本浩大鹽本較解池之天生東南之煮海恆逾十數倍故終宋世未聞官權但令行引輸課而課緒已不貲矣

甯宗

嘉定六年

免福建折戶產錢

二十文者

初計產輸錢官給以鹽後民未領鹽

而輸鹽錢如故至是罷之

理宗

淳祐五年

申嚴私販苛征禁

鹽有售否行鹽地分有遠近故禁私無益

見日錄

苛征之害累見列傳

續通考校語引有數條

度宗

咸清四年

禁廣鹽抑配

計口食鹽之害雜

泥灰

減斤強買冠償誣私科罰

陳宜中奏

校南渡後偏安一隅仰給鹽酒故不免苛征抑配然如數宗之禁尙有可取

金

世宗大定

置鹽司七

山東

解

舊

滄

山東

斤三百為袋

袋

二十五

為大套每袋

一

引

北京

其行鹽之界各視其地

解斤二百五十為席

席五

鈔引

與陝西特運

為套鈔引司同鹽

實抵零鹽給六之一

三

小鈔引便

鈔引公據三者

備乃總

宜

西京等場以石計 大套五石 小套三石 北京 大套四石 小套一石

遼東 大套十石 套一鈔 石一引

罷北京遼東鹽使司

因食鹽無引目者以私治罪故止令散辦

二十五年
二十九年

減鹽價

帝因鹽禁獲罪者多 令民自煎

山東減為斤三十文

宰臣等奏每斤官本十文宜減作二十五文則公私同價私將自己

減巡鹽弓手

令減三分之一

巡兵吏每挾私鹽以誣人故巡尉弓兵非與鹽司約不得擅入人家

章宗
承安三年

復增鹽價

時國用不足 尙書省奏

山東

滄州每斤增為四十二文 秦和四年每斤增為四十四文

增鹽課

七司

傳課六百二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六貫 各有增為一千七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貫奇

泰和四年

定私鹹法

海濱刮鹹異煎 鹽同日炙鹽

詔杖八十

加一等罪至徒一年

七年定採黃蘗草燒灰淋曲罪同

按金史食貨志權貨之目十曰酒麴茶醋香礬丹錫鐵而鹽為稱首故禁私煎盜販甚嚴後又定鹽場官增虧升降格然承安時之增價增課固不如大

定二十九年減價敵私戶部尙書鄭儼言不過減去百二十餘萬貫而官之價賤多售亦不全失况府庫金銀折錢萬萬貫爲善也

元太宗

行鹽引商買引赴場關鹽發賣

一引重四百斤價銀十兩中統二年減爲七兩至元十三年改爲中統鈔

食貨志載偽造鹽引者斬籍產充賞告者

九貫二十二年依舊制銀十兩折今鈔爲廿貫廿六年增爲五十貫至仁宗增爲百五十貫

世祖中統二年

定鹽課法七條如下後屢增定

犯私犯界支鹽留難拘攔網船損船贖價燒草延損連達夾私回回帶用車船

至元二年

立興元四川鹽運司

二十四年歲煎鹽萬七千一百五十二引

十二場

簡陽遂寧

至天歷二年歲辦鹽二萬八千九百一十引計鈔八萬六千七百三十錠

順慶

保南嘉定雲安

至順四年漆餘鹽一萬引又帶辦兩浙運司五

長甯

紹慶

至順三年邛州有二井宋舊名金鳳茅池天歷初地復鹽水湧邛州人侯坤煮鹽輸課

二十三年

廣東鹽課提舉司

十三已立廣東鹽課提舉司時初克廣州因宋舊制

十三場

靖康歸德黃田

廣東宣歲辦一萬八百二十五引

香山 姪 雙恩
鹹水 淡水 石橋
隆井 招收 小江

十四年

立兩淮都轉運使

凡場二十有九
如呂四 餘東餘 中餘西含沙石港等 和彬酌建六倉

同上

立兩浙鹽運司

三十一年併煎鹽地四十四所為三十四場

同上

立福建司兼辦鹽課

後改提舉又升轉運司
所隸場七

二十一年

立常平鹽局
各縣皆置 大使副使

成宗大德七年

禁內外私買鹽引

至二十三年歲辦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引
延祐時增為五萬餘引
廣海司 歲辦二萬四千引

十三年 每引三百斤
依宋舊例值中統鈔八兩 至是改為四百斤

十六年 額辦五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三引
十八年 增為八十萬引
二十六年減十五萬引 天曆二年至九十五萬餘引

歲辦九萬二千四百四十八引
每引折中統鈔九兩

二十年 增至四十五萬引
延祐六年至五十萬引
二十年 增鹽為七萬引
武宗至大元年 增至十三萬引

是時二百萬引
常平商販各半局鹽遇貴時賤鬻以平民
御史言 浙江行省官詭名買引增價市人

八年 定鹽折草例 歲折河間四萬引

五預給 京郡縣鹽至秋 按鹽二斤折草一束 十斤

十一年 江南大水 鹽課鈔折粟

中書省言商人輸米中鹽米價騰湧無益 復如舊後

秦定帝二年 罷京鹽肆十五

先以富商專利設局官賣 至是局官綱船多侵盜罷後聽民販賣

順帝元統二年復立局南北城旋罷

順帝至正時王思誠極言官運官賣有和雇濫盜之弊校列肆販鹽不惟奪利病民且失之瑣屑

文宗 天歷二年 復鹽制 引為鈔三錠

時歲辦鹽二百六十六萬一千餘錠 引

至順二年 鹽課鈔 十分一折收銀

銀每錠五十兩折鈔廿五錠 中書省言折銀易官幣鈔本給宿衛士卒

順帝 至元二年 四川 鹽運司 餘井收課

運司造鹽井外為餘井聽民自造收其課十之三

二年 復禁鹽井

校鹽井之禁不惟失課亦貨棄於地矣

九月 許陝西食韋紅池鹽 甯夏產

因 章紅池 鹽味甘價賤私售難禁 御史特穆爾布哈言

至正 福建元年 山東 俵賣食鹽病民

議革抑配之弊聽商發賣

二年 罷兩浙鹽倉 延祐年立

運司定較初年引增十倍價增廿倍課額愈重鹽辦

三年

托克托等奏准浙倉鹽
害民依舊制罷鹽倉綱
運鹽從商赴通司買引
就場支鹽發賣

愈難極言鹽法壞有五弊詳續通考
亭戶消廢四年以各郡縣似不許抑配食鹽

按元世祖立引行鹽通司招商發賣又立常平遇貴賤鬻頗合劉晏行鹽之

意惟自武宗增課以來紹興

王良王克敬均以計口食鹽抑配困民議減五千六百引

淮浙陝西福建山

東見上均不免抑配及額之弊京師之鬻鹽設肆名為防私實則奪利而滋弊

矣此順帝時不得不罷官肆罷鹽倉罷食鹽雖救時弊仍復世祖舊制耳至

引增十倍價增三十倍觀於兩浙而前後之課額輕重固殊然以至順二年

錠銀五十兩折鈔二十五錠計之鈔三錠止實銀六兩耳

與元初每引十兩七兩名增實減

以六兩購引鹽四百斤每斤只合銀一分半即加運費尙較唐宋為賤故天

歷時課鈔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錠其實不過千五百三十二萬二千兩

與今日鹽

課上

而抑配之病常見私販之禍橫肆

張士誠以私鹽徒招具會

則強求溢額引界太嚴

古今法制表

卷五上

鹽法

美

夕

如陝西之韋紅池鹽病在吳惡齊傾江所致也然則校引收課置官批驗為浙引界多私失在遠官近私故皆難禁

古今不易之法引鈔歲額及行鹽食鹽必分界限不聽自由不惟啟抑配私

販之弊且使造鹽者無競勝改良之思固不如劉晏羅商縱其所之為簡易

也

明太祖
辛丑二月

始立鹽法置局設官

令二十取一以資軍餉

繼欲倍征用處州守胡深言復初制

丙午二月

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分司三

泰州 淮安 通州

批驗所二

儀真 淮安

鹽場三十各鹽課司一

吳元年

置兩浙都轉運鹽司於杭

州

洪武時兩淮歲辦大引鹽三十五萬三千餘引

考改辦小引鹽倍之每引四百斤為大引二百斤為小引

除輸邊上供歲入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

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二十二萬四百餘引

洪武初年

定鹽引條例

分司四 嘉興 松江 甯紹 溫台

批驗所四 杭州 紹興 嘉興 溫州

鹽場三十五 惟仁和許村屬本司

餘各鹽課司一

凡兩淮商販 給半印 納官本米若干入倉給引支鹽

一凡官鹽每引四百斤

犯私鹽例

帶耗鹽十斤為二袋

一各場鹽丁除正額外將餘鹽夾帶出場及貨賣

客鹽每引二百斤為

者絞 百夫長故縱者罪同

一袋俱批驗如經過

兩隣知而不首者杖一百充軍

官司查無批驗印記

一守禦官吏巡獲私犯絞 有軍器者斬

者皆五十押回盤驗

一鹽貨車船頭匹投入官

一凡商販不許鹽引相

一常人捉獲者賞銀十兩

離違者同私鹽追斷

一軍民權豪勢要乘坐無引私鹽船隻不服盤驗

責畢五日內不繳退

者發煙瘴充軍有官罷職

引者杖六十

一凡偷官鹽或插和沙土者計贓比常盜加一等

將舊引影射同私鹽

客鹽以常盜論 和沙賣杖八十

論

一諸人買食私鹽減販私人罪一等

偽造引者斬

因而販賣者絞

按明初犯法定例極嚴然據洪武實錄三年吏緝賣私者帝以衣食不足而輕犯法杖戍蘭州六年江西行省民坐沮壞鹽法帝以愚民不過貪利悉免死輸作臨濠續考按語以爲法雖嚴而用法自有權然以立法之原理論之與其嚴而待赦不如輕而必行之有效此法律家所公認也

二年

置長蘆二都轉運鹽使司

廣東海北鹽課提舉司

長蘆分司二 滄州 青州

批驗所二 長蘆 小直沽

鹽場二十三 鹽課司各一

河東 分司三 東場 安邑

西場 解州

中場 成化二十二年增 大使副使各一

廣東 鹽場十四

海北 鹽場十五 俱鹽課司各一

洪武時 歲辦大引鹽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引

孝宗 改辦小引一十八萬八百餘引 萬曆時同

除 輪邊上供及給有司 歲入太倉餘銀十二萬兩

洪武時 歲辦鹽一十五萬二千引 西場照加一倍

後共增至四十二萬引 內有中場十一萬六千引併計

歲入太倉 五千餘兩 又給祿糧銀共十九萬有奇

洪武時 歲辦大引鹽四萬六千八百餘引 萬曆至六萬零

洪武時 歲辦二萬七千餘引

歲入太倉鹽課銀萬一千百七十八兩

十二月

山東都轉運鹽使司

置福建
靈州屬鹽課提舉司

山東分司二
膠萊
濱口

批驗司一

鹽場十九
各鹽課

福建鹽場七

鹽課司七

靈州大鹽池
小鹽池

又漳縣有井
皆屬西府

鹽行地
臨洮二府
河州

三年
始募商納米中鹽

洪武時
歲辦大引十四萬三千三百餘引

歲入太倉餘鹽銀五萬兩

洪武時
歲辦大引鹽十萬四千五百餘引

歲入太倉銀二萬二千餘兩

洪武時
歲辦鹽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餘斤

萬曆時
三處共辦千二百五十三萬七千六百餘斤

歲解
延綏固原餉銀二萬三千餘兩

凡商人輸米邊地諸倉計道里遠近為米額多

是年河南陝西山西等省
始請行其後各省邊境多
用此例邊計相輔而行自
此始

十二月

許福建食鹽課以土產代輸

先戶口食鹽每引收銀十兩或從御史唐鐸請

五年正月

置鹽馬司四川納溪白渡

十三
年
擬後仍以二司鹽易綿布遺人入市馬

二月

置四川茶鹽轉運司於成都

洪武時
歲辦鹽千〇十二萬七千餘斤

所轄鹽課

提舉司一
井課司十五

孝宗時
至二千〇十七萬六千斤

十年罷運司

萬曆六年

課提舉司轄鹽井五十一處

九百八十六萬餘斤

黑二鹽井課司

按四川鹽井永樂後漸次
開煎以新補舊上下便之

十二年

罷天下鹽運司批駁所凡三十有二

十五年

置雲南鹽課提舉司

洪武時
歲辦大引鹽一萬七千八百餘引

歲入太倉鹽課銀三萬五千餘兩

課司
黑鹽井三
白鹽井一
安甯井一
五井七

十七年

定煎鹽工本鈔數

淮浙河間山東廣東海
北福建等處均改爲一
律每引給二貫後至道
監生管運給散

成祖二年
永樂

行戶口食鹽納鈔法

本始於洪武三年令河
南開封等處輸米佐軍
官給以鹽每戶大口月
一斤小口半之其輸米
視地遠近有差廿四年
折納鈔買每引二百斤
米四石每米一石折鈔
二貫五百文其鈔卽準
工本至是改定

每引四百斤官給鹽戶工本米一石
後改錢鈔準米價給

至是戶部果想言淮浙官給鈔二貫五百文

河間各處少至六請均給二貫其後鈔賤無實折銀五錢

大口歲食鹽十二斤每斤納鈔一貫元年納鈔三百文

市民每引納鈔二百貫

鄉民每引納米五石折鈔五百貫

英宗正統十年令解京者錢鈔兼收元年令每鈔一貫折錢

二文存留本處願納鈔者米仍舊

按明代計口食鹽納鈔之法本以疏鈔然洪武每引米四石之始鈔不過十貫永樂則加至每引二百貫至五百貫殊駭不倫惟知鈔貫有輕重乃能得鹽值之真率不然英宗時鈔一貫折錢二文豈真以二文即可購鹽一斤乎此必無之事觀英宗九年給事中鮑輝奏浙江郡縣籍記軍民家口月令納米三升江浙三升依洪武例止合錢七十五文買鹽一斤代商歛散目爲苛征又據洪武時福建每引四百斤收錢萬二千文銀十兩可知明初計鹽每斤少則三十文多不過三升約七十五文亦無實錢一貫之事也惟計口每多流弊故英宗九年詔民間食鹽聽其自買毋復計口月給是爲得體至條鞭法行編入正賦乃能簡便惟徒納課而不受鹽與初制違耳

宣宗

宣德十年

始行兌支法

後郎濬請行轉般法續通考按語謂不如兌支善

戶部奏准浙鹽少商守支久請以河東兌支

正統時

令永樂宣德年間原中不敷者准予兌支

憲宗 成化九年

命兩浙鹽課折銀

每正鹽一引浙西東場折銀七錢解送太倉俟餘鹽五錢支盡仍納本色

孝宗 宏治二年

許兩淮守買餘鹽引補官

成化末 關官奏討浙鹽無算商引壅滯故不禁買

五年

改兩淮開中為納銀

洪武末 樂每引納銀八分至是葉淇增改折色

從司農葉淇請變法而赴邊開中之法廢

每引納銀三錢五分不等選納運司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

武宗 十八年 即位

詔罷商請買殘鹽引

正德以中旨準商中鹽部科執奏不從

先是外戚商人等買補兩淮殘鹽百八十萬引權倖中璫占中淮鹽賣窩罔利引價增至八錢

使山東長蘆等鹽別無搭配積之無用

世宗 嘉靖三十九年

命鄧懋卿總理山東長蘆兩淮額銀六十一萬兩二十年增工本鹽三十萬兩至

鹽法 加淮鹽課百萬

是懋卿又搜括四司殘鹽幾得二百萬兩

四十四年議停

史 徐燠 朱炳如 先後陳奏商甯俱因乃敕停

神宗 萬曆四十二年

錫各運司浮課并附銷積引法

准南編為十四綱計十餘年舊引盡行自是鹽課解

熹宗
天啟五年

用給事中郭興治等
魏忠賢黨

言搜括天下鹽利

太倉者幾倍
巡鹽御史龍遇奇及鹽道袁世振所議網法減斤法亦袁所創

時戶部李起元奏行
詳續考巧立名目所入無算

內商還邊商原價五錢又惠六分至行鹽時每引又納八錢運餉一錢輸為部課時議欲令稍引重納引價及預徵銀三錢五分作為備本李起元言其不行從之

愍帝
崇禎四年

戶部王珍錫言兩淮鹽政

先每引重四百三十斤改六十小包每包定七分

時積引有假引之弊請改為新引

引後先合價銀五兩六錢

保舉沈時上鹽法疏

時官鹽每引本課共三兩八錢故官銷一百萬引止須鹽本五錢私銷二百餘萬

按明時鹽課專以供給邊餉如中鹽有納米納馬
正統三年例納鐵
成化四年或折銀

給邊諸例是也惟洪武立法二十取一以資軍餉及後課增數倍則商困
沈

疏言向之官鹽價輕而雜費少今之官鹽有引價有餘銀有割沒復有邊餉挑河募兵裁減常例種種重費工本減少則竈困卒

至官鹽價貴不敵私鹽而課亦名增實減矣當時條陳得失如
給事中督懷理

所指六弊

詳續通考嘉靖十三年下

學士霍輅上中二策

詳嘉靖二十一年下

及王珍錫沈時請人

所議多有可採然或沮於閹官權要或礙於邊餉度支所謂疏引通商整頓

鹽法者不過行小鹽增新引有搜括而無廓清耳欲求草場給還鹽丁

見沈時疏

續考案引朱廷立疏請以草場餘地給鹽又引喬應甲言有司給帖升租每畝三釐草場既去有礙煎鹽請禁私鑿以廷立非謀國長策今如改用煤煎則草場固可工本給足二貫五百使商人一引止輸一兩九錢之成本卒不

可得雖曰邊餉日增亦紊亂初制愈變愈下之過也

大清

國初鹽法多沿明代之舊額而闕其季年之加增

如順治二年詔編新餉練餉及雜項加派等銀止照舊額收仍

免本年三分之一是故順治時銷數已較明時數倍是課雖輕而征數或過之矣凡引

皆由戶部各鹽運使鹽法道領引招商納課或由官運歸課票則有大小之

異此其大畧也至今課釐加價至千數百萬兩之多一因產額漸盛一因稅

額漸增欲剖解近今離政之問題須先攷國初鹽法之利弊故列之如左

年次

鹽法

引

田

單位一張

課銀

單位一兩

順治元年

整理長蘆鹽法

王國佐奏十四事

一 視引以視鹽滯
 一 改引部以建引利
 一 便引假以壯京固
 一 革防銷以省商費
 一 除盤賾以伸商冤
 一 除變價以止姦欺
 一 清焚溺以杜虛冒
 一 止改告以一引鹽
 一 疏關禁以通引樹
 一 杜擾害以清私販
 一 核場寬以清商困
 一 復兩坵以備議案
 一 免補助以濟孤商
 一 設實例以鼓富商

二年

准鹽臣戶部領引招商納課

一七一六六二五

五六三三〇六錢有奇

案各運司課自是年六月次年統計三百餘萬
初一日起照前朝原額征引十六年至四百餘

案是年免課三分之一
後引增課亦增然各省

十七年

解與明邊商中鹽專為邊計不同故鹽法一變

萬引且後愈降愈增

時有獨免不可放舉戶通飭不准收餘銀

蜀井開鑿艱難 三年起課

九八六一二四斤

解陝西五萬○千兩原額

貧民四十勛上者免納課

右查照萬歷原額下同

清釐兩淮鹽政入款元奏

右查照萬歷原額下同

一 嚴行額引宜帶銷積引

一 濟府州縣私販之原

一 蘆三十鹽場之弊

一 飭各道巡各省越販

一 核官引杜夾帶重積

一 淮北地宜併引行鹽

一 鹽引日增照長蘆河東

一 兩浙例加課不加引

一 溢斤制沒日重照所發

一 印簿實與部議行

案上指私販之源即請禁

糧船夾帶私鹽底至數十

萬引侵准鹽商數十萬引

鹽之地是也

康熙九年

禁兩淮運鹽額外私派

御史席特納奏六苦

一過橋 有照看公區之費

一過所 有江寧茶果稅銀加高等費

一開江 給水程每引數分給桅封每張數兩

一關津 鹽道有掛號費營伍有巡緝費

一口岸 進引樣鹽書吏關鈔有驗料費

以上歲費各數萬兩

又掣摺三大弊

一加鉅 一坐劬

一做劬改劬

停止預繳巡鹽御史席特

十七日預徵累商下都議行

三十減兩淮二十萬八年

四十九年

定湖廣鹽引無分南北一例湖南衡永寶三府向食

通銷照舊例不計疆界運到漢口聽水商分運

粵鹽六年改行准引計九萬五千八百十

各處銷舊合力緝私同心辦課

七引仍有粵省販鹽引壅積故會奏如上

案是時戶部覆准兩淮巡鹽御史李煦會同湖廣督撫請照舊例不計疆界通銷辦課合力緝私是此例不獨兩有裨益亦商民兩便之自由貿易也咸同間淮鹽阻滯川鹽濟楚雖總商運未定引額其後淮請復額以利課蜀楚又利濟楚以裕課釐各執意見時有爭論實則康熙時運到漢口聽商分銷同心辦課不計疆界之法為最善也

五十三年

准川鹽加增引額從舊等七州縣

增水

一一四五

嚴課

七三〇

案是年臣案請增鹽引歲有陳奏鹽井所生滇黔仰食是蜀鹽發達之漸今則歲銷水陸引十七萬有奇詳後表以高廠為最健厥次之因業鹽者眾邊計

百兩

之外濟楚或有滯時不免傳煎之患井鹽之發達已極課釐之增漲亦速所慮者引岸有限未加擴充坐失利源耳

雍正二年

令各省督撫兼理鹽政意或加派陋規

六年

准兩淮鹽場設寬長保甲

禁鹽販竄戶私置盤深鑿淺

定淮北曬掃餘鹽商買配運例

案近有請變通成法倣日本製鹽及聚竈增鐵就場徵課欲立公司裁節冗費者尙爲未定問題

八年

定川省銷引分別納課

產鹽地如簡州閬中等州縣令竈戶照商人例銷不產鹽地如成華等州縣應衛九十九處分認引日招商

由各州縣計戶口配餉引帶課虧及招商遲延引商銷私販發覺照定例處分

運 以上為計岸

黔 貴陽 安順 平越
都勻 思南 石阡

威甯 大定 遵義

鎮 鎮雄 共十一府縣
烏蒙

川邊 西陽 新設 雷波
石砦 黃柳

明正 瓦寺 阿日
木坪 金川 離谷

九姓等各土司

乾隆元年

弛窮民販鹽四十觔下之禁

案此本順治舊令因賄縱大舉而執貧窮男婦老少販食一二十觔者不免拘執

故特 諭督撫嚴飭各州縣文武官嚴禁森嚴而寬容窮民四十觔上者被獲照例連

結 法夏意美近江浙私梟橫行而各處近場壟之窮民一觔不准私漏雖曰

光緒二十九年川督岑改計歸官運

黔 二岸行水陸引例

雙聯引根引紙鹽道鈐記商運到岸

截角放行銷完風引續銷

光緒川督丁寶楨奏近實徵釐詳後

改黔邊為官運引

疏課裕

課釐重則私販多毋亦舍狼問狸為最驅爵乎

裁滇省鹽課盈餘

以平鹽價

定百斤價止三兩下正課二七六三三九錢零

除派戶食鹽之弊

山僻雅銷故

先黑井運至昆陽免石屏需四兩上應徵

一四三九〇一天〇〇〇兩

案今滇省正雜溢課銀約四十萬兩又徵釐十萬兩上下半由鹽產之加不

盡關增稅之故

九年

撥川鹽濟

滇兩省以健廢

水引

每張稅銀三兩四錢五釐

照富順原行水引百五十張

滇東川等處

黔施秉縣屬

陸引

每張稅銀二錢七分二釐

折增陸引千八百七十五張按則征收

十六年

免兩淮完戶未完折價銀兩

四二〇〇〇

案國初恤商有蠲恤收

災歉

有借給窮丁歲奉借

煮海小民咸樂其業

四十七年

免准商應繳提引餘利銀

二〇〇〇〇〇〇

四十九年

再免准商提引餘利銀

一六三二七七四

案乾隆時兩次

南巡豁免緩征鹽課等銀至周

長蘆山東各商人亦緩征以全免

淮南三百餘萬為鉅列此以概其餘則鹽法之設非徒利其銷引可知矣

康熙時鹽法未大備乾隆後鹽法無大更近數十年則產日增釐日倍故詳列如左

綜覈鹽場引地及原價比較表

製鹽場

行引地

原價

未加引課運費以一斤計

售價

長蘆

直隸京畿北部諸省

大沽

二釐不等

十四文
二文五毫

山東

本省江蘇

同上

十八文
五文

甘肅

本省

同上

隨時漲落

河東

山西

陝西河南等處

二釐

二十三文

雨淮

三江

安徽江西

兩湖等處

淮南

安徽

煎十文

淮安

北五場

一釐

一分

七釐或貴主

三分

〇〇六七分

浙江本省

江蘇安徽

三四釐

二十三文

福建 本省 及隣境

一釐半至三釐

二十八文

廣東 兩廣 福建 雲南 湖南 江西

貴州之古州

生鹽 熟鹽 歸德等場 熟者四五釐 每包百五十觔 自八錢九分至五兩一錢

四川 本省計岸 官商 滇黔邊岸 官運

火鹽 花鹽 二分七八釐或二分三釐 岸加運費釐金

楚岸 咸豐中髮匪之沮川鹽清楚 初止商運近官商並運

火鹽 龍巴鹽 二分四釐不等 價或實至六七

雲南 井鹽 白鹽 井分銷 大理府等 餘井就近行銷

薪本 一分幾釐 因時長落

奉天 東三省

煎水 約數釐 無定

上表製鹽場十一區各有引地 蒙古鹽 未計 雖由官定區域亦因近食習慣而然非一定而不

可通融也至鹽本之貴賤悉由產地之難易為比例中國鹽之佳者首推蜀中魚子鹽其

煎鹽之法與兩淮用炭雲南用薪畧同而成本過之則以大井之費少則數千多至數萬

且十中不過成其二二加以炭費火微銀賤繳資本費製精故原價視淮鹽過半 西人未得其詳

謬謂中國原價貴者不然川鹽價貴於淮而楚人樂食者美次之別也其餘各地或池或海不過順用日光曬掃成鹽則成本甚輕鹽亦利溥然亦必加工精製乃免外鹽侵入耳

現行各省引票課釐比較表

有鹽少自備課

引飭行票

課釐統計一歲詳分名目

淮南鹽

商票

商人憑票承運引地將票傳人值可萬二千兩

將票

課稅

約計凡約計主多

八九十萬兩

鹽戶煎熟由官收買存倉發商分銷

一票每次可領官倉五百引

鹽每百引銀一兩又

二百萬兩

兩淮二十三場盤銀九萬五千八百八十餘萬兩報撥

一引八包每包例給九十四斤減量八兩計價

收萬戶沱川鹽釐十一萬餘兩以上釐內有鄂湘皖三岸約百廿萬兩光緒廿五年起悉抵洋

兩淮產額據光緒廿九年戶部奏

例納官價五千五百零四兩

通泰海三分司無鹽之年定產九十五萬

又釐共四千二百四十八兩海防加價

凡海防皆解還洋款

廿餘萬兩

條引比較近時額銷引數已多三萬餘引

約售價一萬二千零卅二兩籌餉加價

廿五萬兩

江督近年奏報溢產
又歲多五六十萬二
三十萬不等而所報
課釐則歲止銷七十
餘萬引故請清釐額
產額引云

淮北鹽

官收發行商
票同淮南

兩淮引減
稅增

四川鹽

實餘銀二千二百八十兩

運費在內

右淮南鹽場例

准北行票畧同惟官價小異

南引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十道

淮北引亦謂之票

北票廿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道

兩每引行四百觔 徵課八錢三海防加價

分四釐零至一兩一錢七分二釐不等

現行引觔較重

通光淮南額銷百零九萬引

中淮南減為二十九萬餘引

水引二萬九千五百十六張

合計 三百五十六萬兩

案光緒二十年及二十七年之加價尚未統計下做此

引課見上

正課 三十七萬餘兩

雜課 六七十萬兩

合計 一百一十三萬兩

兩淮合計四百六十九萬兩

案嘉慶會典兩淮額征三百計五萬兩道光時實征二百十二三萬兩今引課皆減於前而增鹽及加價併征則多百餘萬

正課銀 三十三萬餘兩

八千六百二十九井	水引 向行五千劬一張 現行巴鹽八千斤十二張一戴 花鹽一萬斤九張一戴	案嘉慶額廿八萬八千二百四十七兩 道光廿一廿九年實徵十五萬兩上下 原釐銀折銀 一百十餘萬兩
徵鍋課銀萬	官運歲銷額積餘引約三萬張	徵黔釐銀 二十二萬兩 徵滇釐銀 二萬兩上下
四千餘兩	陸引額 十三萬七千八百七十	海防加價 三十五六萬兩
移解本省藩	八道 每引行四百斤	合計二百餘萬兩 尚有楚取川鹽釐百餘萬兩及近年兩次
庫	餘引五千 儘銷儘報	加價數十萬未計據廿九年川督奏 報官運共折合水引二萬九千三百
	案行楚水引多就各州縣積引 改配故引不增而稅面 兩廠票釐 設局委員徵收 行歸丁州縣	六十二道徵收正雜各項共銀二百 六十三萬餘兩加以楚釐加價約共 百五十六萬兩實及四百萬兩以上
	花鹽每包二百一十斤 巴鹽每包二百一十斤 每斤原釐約錢十文皆屬店納 釐後零售於肩挑小販 每斤約三十文上下	與淮稅幾等矣案川釐自濟楚後比 嘉道間驟增十餘倍近幾及二十倍 各省無此發達之速且鉅惟近因銀 賤繳實原價不免稍漲然引課尚無 妨礙

湖北省

無場

應銷川鹽引

正加課錢折銀 光緒廿五年起
悉抵還洋款

約一百萬兩

竹山川鹽
應城井 約徵錢折銀

六七千兩

川引地

淮川各鹽江防加價 本省軍餉

十八九萬兩

海防
籌餉川鹽加價

各十二三萬兩

湖南省

無場

應銷川鹽各鹽引

徵釐

十二萬兩

海防加價

二萬兩

兩湖
收入合計

一百六十六萬兩

兩浙鹽

引道 七十萬四千六百九十八

徵課

五十八萬餘兩

三十九場
徵銀十一
萬四千餘
兩報撥

票 十萬零六百九十八道

溢課

一萬兩

每引票行鹽三百三十五

嘉慶額九十萬七十二百餘兩道光時止四十
四萬餘兩報撥近釐價併加修及原額

斤至四百八百斤不等

釐

十一萬兩

徵銀一錢九分零至不等海防加價

二十萬餘兩

合計九十萬兩

二十年加價請免願歲報効六萬兩

長蘆鹽

額引一百一萬六千四十六

正雜課

乾隆時課四十九萬

四十四萬餘兩

八場徵銀一萬二千餘兩

道

案額徵六十四萬七千三百餘兩道光時實徵五十萬二千五百餘兩報撥

每引行三百斤

軍需加價

二十二萬兩

徵課銀五錢四分六釐不等

榮工加價

五萬餘兩

現行每引五百五十斤

海防加價

支解洋款六萬

十數萬兩

歲銷六十餘萬引

貼商

七成加價未據報部

十七萬兩

豫岸海防加價

洋款軍餉各支六萬

十二萬兩

合計一百零九萬兩

山東鹽

引五十五萬五百道

正雜課銀

十七萬餘兩

八場
徵銀一萬
五千餘兩
報撥

票十七萬二千二百四十張

按額征三十一萬〇〇六十七兩道光時實徵
十萬至十八九萬餘兩報撥

餘票 八萬三千八百十一張徵釐金

一萬餘兩

每引票行二百二十五斤

貼商歸公加價

七萬兩

徵二錢四分七釐不等

海防加價

一萬餘兩

現銷引 六十餘萬道

合計二十七萬餘兩

德人報告作四十萬一

每引三百廿斤

宋此合計尚不及嘉慶原額近又兩次加
價然以海防加價僅一萬兩之何難溢額

河東鹽山西

歲銷引 六十餘萬為一名

正雜課銀 五十二萬

五十五萬餘兩

解池場三

案乾隆中歲銷五十八萬三千餘引合四千八百五十九

宋額課五十三萬三千餘兩道光時實徵亦
及五十三萬或四十九萬六千餘兩報撥

分中西

陝岸銀 支陝充

一萬餘兩

每引行二百五十斤

海防經費 內支內務

五萬餘兩

道光時正餘引七十萬八千八百二道土鹽引四萬二千

海防加價 悉解

七萬餘兩

百五十一道每引行二百四十斤徵銀四錢一分六釐零徵公務官發銀二錢九分一釐零

合計六十八萬餘兩

廣東

兩廣共引八十一萬四千五百課項

五十三萬兩

廿二場課銀萬四千餘兩報撥

九道

每引行二百廿五斤至二百

案東額六十一萬二千百廿六兩報撥道光時實徵與近界同又貴州行與引徵七千六百餘兩解貴州滿庫

六十四斤三百廿三斤不等釐

支解善後局

洋銀七八萬兩

徵銀一錢五分三釐至一兩三錢三分四釐不等

潮橋鹽

課餉

籌備海防 抵撥 洋款

洋銀七八萬兩 十二萬餘兩

合計七十九萬兩

廣西

廣東引地見上

課稅支本省

四萬七千兩

案西稅徵七萬八千二百九十三兩報撥
道光時實徵與近同

釐洋銀
充餉

十餘萬兩

合計十五萬兩
西人報告作三十萬
似未得實

雲南
井鹽

不頒引
由道給票十三萬二百
二十七張

正雜溢課
充軍餉
及廉役

四十萬兩

每票行三百斤
徵銀二兩一錢一分五釐零

案票課額州七萬三千七百七十一兩移解
藩庫道光時及額

釐
及經費

十萬兩
上下

合計約五十萬兩
光緒廿一年督臣奏整頓
後合圖費加價至百萬兩上

福建
鹽

十六場

引九十三萬二千四百八十五
道每引行百斤至六百七十

課耗釐等銀

三十餘萬兩

五斤不等徵七分五釐至二
兩八錢三分不等額外引十

案額徵卅三萬三千零十兩道光時減至十
四五萬兩

課餘兩
萬四千

二萬三千道他銷儘報

合計支款止有此數
德人報告作六十萬兩
未確

陝西

銷河東鹽引

課

一萬餘兩

近戶部奏陝西同商乾四府州屬歲銷河東引十五萬

落鹽加價

四五萬兩

九千八百廿一道額徵正雜及攤捐加價共四十四萬兩

合計五六萬兩

德人報告作卅三萬未確至廿年加價奏報可六萬兩

甘肅花馬池

引每引百七十八斤五兩至一百斤二百斤二兩不等

徵釐德人報告未列

約三萬兩

又紫古鹽

銀二錢一分五釐至一兩一錢七分三釐不等

額徵二萬九千三百九十五兩移本省藩庫近據戶部奏謂每斤權釐八文約合銀七八萬兩請加整頓

甘

奉天鹽

國初行引乾隆廿年停聽民自

徵四八釐

二十餘萬兩

自行貿易

其時收課無幾又因新集民苦

又四二釐

十餘萬兩

後復行引

銷東三省一帶

合計約卅餘萬兩

多時可至五十萬兩

河南

應銷淮東潞各鹽

海防加價

八九萬兩

案各省凡海防加價皆支解洋款惟河南支解本省軍餉七八萬為占多數

以上約徵課銀五百七十五萬兩

嘉慶原額七百五十萬二千五百七十九兩，約統百六十餘萬，然較道光實徵尚多六七十萬兩。

釐銀五百二萬兩

新舊加價海防經費共二百七十四萬兩

此七百七十餘萬則道光前所無者。

各省統計約銀一千三百四十八萬兩有奇

此據數年前各省報銷若德人光緒廿年報亞洲協會則多十餘萬兩。

至光緒二十及廿七年兩次加價未詳統計尚在此外

據上表知近今鹽稅之鉅較國初不啻十倍為中國從來未有之比例尤以兩

淮四川為產鹽之中心點蓋二區之稅已達八百餘萬其九區尚未及半額也其

歲入既為軍國要需不獨概歸官府監理且嚴禁外國產鹽之輸入

原載條約近訂商約又極

申明此保護政策之公例也乃近因籌還洋債部議行加價兩次若果通行各省有

重迭免者有請免加另

行報効者川鹽加三文

又約得四五百萬兩光緒廿年奏加每斤二文各省未盡

開機稅法新舊加價並川淮鹽課之抵還洋款約共不下六七百萬兩且運有官

商之別票有大小之分辦理紛歧梟販不絕

江准梟販時滋外人遂有涎視鹽利

之意近求輸入洋鹽雖經力絕彼黨援印度鹽稅歲約三千餘萬泰西亦無此重課惟施於印度

耳然以欲動中國淺識者或欲聽其輸入以闢稅源姑勿論中鹽足食不宜關入以

分固有之利權外鹽多則中鹽滯民失生業勢且隨亂不止分利之病即所籌政府專買外鹽招商納價以

每噸十二兩之本可收三十八至四十兩之價其溢價即稅金不下三千餘萬云

亦勢所不行何者官本既難巨商不易況由海口運內地西北諸省陸運較前倍

費萬難銷行也中鹽原價除川淮稍貴外餘皆賤西北邊省多因陸運加費而貴斷不能在海口即令出費價運銷況鹽與柴米民

生日用主賤不主貴若易此為官售洋藥則合以征代禁之法矣故士藥酒可

重稅而鹽不可重稅今中國鹽稅較煙酒重故價不輕外鹽所恃價廉而質淨耳

今籌中國整理之法有三一精製造其要三曰加工本惟丁曰立公司有資本

曰寬引界界限少寬製鹽者有就二輕價值其要三曰富煤薪成煤股則曰減官

價減價敵私曰便交通鐵道輪舟多三嚴私漏其要三曰聚場沿海宜行井曰

古有成法逆費自省大則不必

查要隘

凡出場寬及水陸要隘是

曰寬窮苦

遵康熙間四十斤不免

三者多吾國已行之法擇而行之則

私販絕私販絕則銷引多銷引多則稅雖輕而無減價輕質淨則外鹽不禁自止矣又奚事改正鹽法煩外人之代籌乎

100-100-100

100-100-100

100-100-100

100-100-100